

散文組優選獎

〈朽木〉

梁評貴



· 作者簡介 ·

現就讀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。興趣是研究及創作，作品曾獲、梁實秋文學獎、星雲文學獎、桐花文學獎、華嚴金獅獎、大武山文學獎、中興湖文學獎、磺溪文學獎、忠義文學獎、玉山文學獎、桃城文學獎、台中文學獎、吳濁流文藝獎、馬祖文學獎等。

· 得獎感言 ·

首先，我要謝謝這次給予我肯定的評審們，也要感謝高雄市文化局辛苦的工作人員，以及我的雙親，和我的朋友們。閱讀與寫作，都是孤獨的事，都像是在空無一人的浩瀚宇宙中漂流，偶爾看見某種壯麗且難以言喻的浩瀚風景，卻難以向他人敘述那一個個美麗的星系是如何運轉，如何自成體系。而文學獎則是提供了一個交流、說話的場域，像旅人們深夜裡圍著營火，燃燒著柴枝，輪流說出一個又一個的故事，隔日一早，我們又得背負起各自的行囊，往不同的方向走去，不知道會在未來的哪個點再重合，那時，又會有些什麼不一樣的故事？或是又再見到什麼不同的風景，都讓人值得期待。感謝高雄市文化局，提供了這樣的場域，讓我們能夠坐下來，圍著營火，說出一個個，繽紛美麗的故事。

「轟隆，轟隆」，無數車流順著日光浪湧而來，揚起塵埃，大地在此時都碎成微粒，飄散在空氣中。深黑的柏油路面，覆蓋起原始的泥地，拉成一道道筆直的路線，這是跑道也是河道，你穿行其中，一手旋緊油門，一手搭住剎車以預備不測，一動一止，求的是起跑時比別人快，想的是意外時煞車比別人早。生求獲利，死求不死，是所有生物的本能，由本能鼓動起一道道浪潮，城市順此湧動而成脈搏，那彷彿就是，這個時代的黑潮。

一股車流喘動聲梗梗然，彷彿種子破土而出，從水泥地膚裂出大樓，樓自下生長而起，脊骨抽長至最頂端，避雷針張開枝桠，一幢幢鋼鐵之樹就此成形。人們流進去，彷彿木質層輸送水分，枝幹內部儲藏營養，外顯出來，莖葉都長得好看，亮成一張張拋光簇新的招牌。反之，舊了的廣告牌坊，似是磨去一層光，隨著時間的污漬，染上幾分黯淡，多半是已沒落的產業。即使是銅皮鐵骨，強化堅韌水泥，也撐不上十年，二十年的光陰，隨經濟的起伏跌宕，坡峰坡谷，再強悍也要碎如微塵，迎來拆遷的命運。

總說，樓房不如真正的樹，怪手一挖，鑿穿現實，終化為建築廢料。而樹，斲下木材，總還能刻成其他物事，千變萬化，用途無窮。你一面騎著車，安全帽罩如潛水視鏡，熱氣把整條街薰得軟綿綿，彎曲曲，兩旁高樓都似彎迎。一面

想著下一筆的業務訂單，何時談成，鬢邊流下的汗粒，何時轉化成珍珠。都市叢林，夾岸何止百步，中無雜樹，一律以鋼為骨，水泥塑型，而有些人，則成了流浪者，四散仰躺於樓底角落，置碗於眼前，只求命運施捨偶爾的落英。你持續穿行，欲窮其林，生存在這一座都市之山，在生活裡勉強洞見希望，高雄獨有的烈日，反如衣披的黑暗，生活下去，才彷彿有光，騎著車，穿過去，你就到達記憶裡，光芒湧出來的地方。

你想起幼年時，爺爺還開著佛具店。彼時，家還住在大寮，三層樓的透天樓房，一、二樓是堆放材料和工作的區塊，爺爺以雕刻神像為主，據說是承接了漳州派的手藝，專以神像上的複雜紋路見長，與泉州派、福州派的手路互別苗頭，一條街立著三五間佛具店，雕刻手法各有不同，彼此卻自成一個相互競爭的圈子，內行者即會因神明的屬性，或是立廟者的喜好，而有不同的需求，挑選風格各異的神尊外型。

「阿～公！阿～公！」通常是你從二樓叫喚，字與字之間隔著拉長的音，從房間裡一路順著樓梯，步步靠近，相對著一樓傳來鑿擊木材聲的沉穩厚實，你的聲音則有點尖銳不穩。那時你年紀尚幼，一雙足，還穿著小小的鞋，走起路來，步伐還有點晃，一如你尚在發育的身體，一道道音頻喚出來，都像是在尋求依靠，找一位親人，安放四肢，確

認所在。這時，爺爺會從鑿擊的厚實聲中穿出來，喊一聲：「有～！」蒼老的尾音拉的好長，他知道你正在靠近，如海豚之間相互呼應的音頻聲息，確認彼此的所在，知道在接近，在穩定，心就安了。

「阿公你在做啥？」你站在樓梯口，小小身軀往外望，嘴角裡帶點笑，其實你知道爺爺的工作，只是想找個點，把兩個人，連起來。「阿公在刻柴頭阿！會淹粉喔，別太過來。」爺爺擔心的是，削鑿木身所揚起的灰粉，若一不小心，扎了眼，總免不了一陣痛，將你沁出淚來，而你想的是，爺爺額角上滴下汗水，想要過去替他擦擦汗。兩相顧慮，卻有共同的質，汗與淚，都融成一片鹹鹹的海，海裡有你和爺爺溫暖的記憶，此時的你們，如一窟魚缸裡僅剩的兩尾魚，相互呼吸著對方的吸吐。

說是心疼，怕扎傷了你，但爺爺並不將你驅走，你反而一步步小心靠近，越過一樓地面兩旁擺置的樟木原料，以及三三兩兩擺著的鑿子，似涉水游過礁石，妥貼貼的來到爺爺身邊，看他一雙手把木刻成神。

你想，神若有靈，其靈則都是爺爺，把自己溶進去的一片歲月。

那段時間，父親忙於外務，將你托於爺爺照看，兩人相依，把日子刻成一尊神像，像是外相，木心才是本質，一層層樟木年輪裡，有你們漣漪出的感情。那時，爺爺總有意無意教你木身的雕刻方式，暗中傳授你這傳統技藝，彷彿暗示，父親不要的，你來學，就能扛起一間店，傳下他自小學起的手藝。爺爺選定木材，尚未裁刻成形，即會貼上紅紙，寫好雕刻日期，焚香對天敬告，拿起開光過的神斧輕砍五下，第一下是添丁，第二下是進財，第三下，則是對子孫的期望，三元及第，第四下昭示大眾，第五，更是五子登科，賦予木頭三魂七魄，有了神，就能靈，一棵木，也能成為讓人膜拜的神祇。

接著便是在木頭表面畫上胚型，以電鋸割出大抵的形狀，彷彿你和爺爺共同度過的時間，遠遠有型，再近，就得以較精細的雕刻刀，把細胚緩緩造出，一刀一鑿，砂紙輕磨，以粗礪換來光滑乾淨。一如爺爺的手，長年累月持刀鑿，替人雕出無數神像，蔓生粗底厚皮，發燒時，他撫過你的額頭，望你復原。閒暇時的下午，陽光從西面斜曬進一樓，你倆共處一日，心底的躁，早已留不在家中，這時，你會嚷著爺爺，要他帶你去附近國小出去走走，踏出家門，夕照把你倆融在一起，爺爺牽起你的手，粗質的手心微溫，國小的操場正被染成一陣淡黃，正似爺爺以一雙手，交換來平滑乾淨的日子。

當時雖然過得平凡，而幼時的你，並無太大的企求，爺爺亦然，只望一家生息有著落，操場上，你奔跑起來，爺爺則在一旁點起菸，坐在樹下，他看著你，而你盯著遼遠的未來，你一回頭，爺孫倆，都有了豐厚的表情。正如神像開面，須將木材刻畫出形貌來，文的需有慈悲，武的則要威武，相貌不同，臉傳神了，就好了大半，一位師傅的功力高低，以臉面判別，唯有微笑得像真的，威武的有震懾，好的壞的一時俱現，日子才會活起來。接著，即是錦雕，替神明刻上一件永不脫落的外衣，一體成型，衣袂飄飄，再覆上淡淡的金箔，讓祂閃閃發亮，人要衣裝，佛要金裝，半點不假。

那一切，似乎就是你記憶中最洶湧的光芒，在往後的日子中不停溢出。

最後，則來到著色，以神明屬性決定粉面膚色，紅色是忠肝義膽，黑色剛毅正直，金色則是佛祖或觀音。通常是，爺爺一筆筆畫上釉彩，你心知來到最後階段，必須連電視都關閉，不讓其他事物增加干擾，迎來一片寧靜。你從椅子上跳下來，蹲在一旁看爺爺屏氣凝神，要是半點畫岔了，辛苦製作的半成品，可說是毀於一旦。而爺爺則無比專注，凝住氣，兩眼緊盯神像，一雙手，顫顫然，看得你心中暗驚，然而每一筆落下，卻又是如此篤定無疑。直到開光點眼，一尊神才算真正造完，島嶼上都說造神造神，卻不知僅是木上的

神，手續就要如此繁複，造的人，都要如此嚴肅，沒有表情的木頭，才從此有了神的形象，人的形象。

後來，安穩的日子有了變化，隨著你身子骨日漸抽長，而煩惱也逐漸增多。你上了國中，面臨新的考驗，考卷上佈滿選擇題，岔路何其多，但正確的只有一條，唯有你，不知每個選項將通往何方，怎麼選，都是錯。

當時的你，只知有一條路是對的，那就是朋友間的友誼。找不到答案的，幾個朋友聚在一起，彷彿選同一選項的人多了，錯的也成了對的。因此你開始翹課，以年輕氣盛的雙足，跑起來，可以比你幼時還快，還穩，一躍就能翻過課堂的高牆。都是這麼說的：「大人都跑得很慢，追不上。」你與幾個朋友，翹了課，或放學後，相約加入街巷旁小宮廟的陣頭，那時候你感覺，宮廟主委仙仔，所教你們跳的罡步，落的都好正確，好篤定，一如爺爺彩釉落筆時的自信，腳印落下去，繪似兇神的臉紋抬起，怒瞪的雙眼發出精光，手往上一揚，虎虎有力，彷彿幼時看爺爺製作的武身神像，那樣兇猛暴烈，而神像只是欲動逼真，但你跳起來，落足揚手，就是活生生的神。

一日，幾個朋友鼓譟起來，說是另一派系的宮廟找人圍事，要「烙人怨家」，你義不容辭答應下來，加入行列。那

一天，陽光曬的好劇烈，膚上感覺刺刺的，書包制服都放在宮廟內，換上一身黑衣長褲，心裡有一陣陣血在湧動，掌心不由自主滲出汗來。但身旁朋友多了，壯壯膽，還未畫上臉面，你們就都已是少年神明。鉛製球棒握緊，一如神像上安置的法器，到了現場，雙方一言不合，打了起來，你不知哪來的勇氣，一眼盯上身形最高大的，將鉛棒往他腰椎砸下，對方痛得直罵：「幹伊娘，幹！」你二槌，三槌，一棒棒落在他的背腹上。那時，你想起爺爺開鑿時的神斧，第一下砸出哀號，第二下將他打得身子彎起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接連落下，此時，眾人眼裡流出對你的恐懼，原來，就算在學校被老師罵說是朽木的你，也能被雕成是，人們膜拜的神。

一張臉鬥得通紅，以為是忠肝義膽，一旁有人拿出十吋長的西瓜刀，往你身上斲下，頓時一陣疼，你哀號得比之前那人還慘，瞬時紅臉全沒了血色，白的，彷彿神退了駕，終究，你只是凡人，一刀一鑿，刻不出你慈悲或威武的面容，只有擰在一起的痛覺，流出的血是當頭澆下的冰水，這一刻，你才曉得要停。緊急送往醫院，急診室的休息間，朋友全散了，只有護士圍繞，壓著你綻裂的傷口，地上落下一滴滴血，人來人往，踩過去，蓋上鞋印，宮廟的罡步都已不那麼篤定。

爺爺接獲通知，趕來醫院，你記得那天，他的髮上還帶

有木屑的飛灰，眉頭與眉頭相抵，擠成一道河流，再往下，眼裡似扎上木屑，爺爺，你痛嗎？否則淚水怎一逕的流？眼前的自己不正如雕刀神斧開光，正要被刻出一座面目清晰的肉身？眾人敬畏，不再是課堂上睡著，被老師拍桌，當眾狂罵的朽木了。爺爺，這正是肉身開鑿的第一刀，整體的粗胚還未成型，還要細細磨成的一尊少年神明啊？你心裡有著一連串的疑問，但失了血，縫了針，開不了口，說不出話，表情木然看著爺爺，此時，你又變回了，一塊原始的質木。

一道長長的傷口綻在背後，縫成一尾蜈蚣，你想起爺爺說，神像最後的步驟，其實是入神，在神像的背後，需放入七寶，金、銀、銅鐵、珍珠、玉、瑪瑙，然後再置入一頭活物，通常是虎頭蜂、蛇、蟾蜍、蜈蚣、蝴蝶等，燒金稟告，入神完成。你扛起背後的一道傷，似入活物蜈蚣，入了神，同學是更怕你了。但爺爺卻並未苛責你，他只是如幼年往常，用粗糙的雙手牽起你，磨你，那臉上的表情才會顯示最真實的一面，脆脆弱弱，是慈悲或威武，都已不重要。爺爺陪你一跛跛走回家，兩人無語，開啟鐵捲門，光尚未完全滲進去，神像雙眼綁上的紅布，蔭上四周的暗影，從前看來亮彩的神尊，在此刻都不反光，你心裡頓時覺得，好空虛，好黯淡。

後來，你被父親強制辦了轉學，脫離原本學校，搬到高

雄市區生活，新的學校，舉目無友，似斷了根的草，慘綠的少年時光，漸漸淡成一縷枯黃，自此不再生長，而那一道長長的傷疤，蓋在衣下，少年神明的威武，亦復不存。幾年以後，那間位在大寮的佛具店，隨著爺爺健康轉差，生意也逐日下滑，據父親說，爺爺勉強撐持一陣之後，就收起來了。

自此，爺爺的手藝，是真正失傳了。

多年以後，現在的你，成了穿行於這座城市的業務員，陽光正盛，人潮如浪，都市如鋼鐵森林，夾岸百步，千步，萬步，迂曲折繞，卻始終記得，那段久遠記憶裡的光。光裡有你，有爺爺，有以木成神的一尊尊像，你的耳裡，有鑿木丁丁，剝，剝，剝，厚實而穩重，你停下車，如你皮鞋踏在地上的喀喀作響，任憑烈日曬去你年少的輕狂，背後蜈蚣縫線痕跡仍在，但你早已背負起更沉重的事物，歲月在你的心裡，泛出一層層如年輪的漣漪。原來，要先有了心，累積厚重光陰，制度割出大體，雕刀鑿過，一張臉，才會真正由木到神。你挺起一身力氣將車移入車格，立起中柱，握緊手上公事包的提把，心裡有些緊張，掌心微微出汗，按下拜訪的門鈴，大門輕啟，裡面有光透出來，你知道，那就是，關於生活的微小希望。

當代工商都會化的時代裡，一個年輕的上班族回憶，孩提時跟阿公一起生活的日子。敘述初始，稀鬆平常。緊接著，細數童年生活後，文氣頓時鮮活有力。

照顧他長大的阿公，開了佛具店，也是傳統木刻師傅。他從小耳濡目染，知悉木雕工作的艱苦。每尊佛像刻鑿過程的講究，以及悉心繪彩的種種藝術美學，也都如數家珍。這段描述文筆細膩翔實，一筆一句都生動地點繪出此一行業的質度和精神，乃本文最精彩的部份。

只可惜作者並未學好，在木雕街的成長過程裡，日後還是被朋友帶壞。青少年時結黨成群，打殺鬥狠，惹是生非。木刻終而成為生活的隱喻，店裡的木頭在阿公的手藝下，經常栩栩如生地幻化為神，唯他成為不可雕之朽木。只是他如何變壞之轉折較為輕淡，不易映照雕繪之生動。

結尾木刻工藝，隨著阿公大去，終於失傳。作者則脫胎換骨，轉而成為一位業務員，藉此映照一個時代的消逝，還算合宜。